

西方灵异小说故事精选

灵异玩偶

原著：[俄] 海伦娜·布拉瓦斯基 编译：最恐门
[英] 鲁吉亚德·吉卜林等



“噩梦”系列小说作者柳暗花暗花暗花暗花柳暗花溟、
《石佛镇》作者煮一翎、《红红》《红》《红》《红》、《红棺新
娘》作者吉振宇、《梅花诡社》作者风雨如书联袂推荐

被文艺
评论家
们誉为

欧美版的《聊斋志异》

近80位西方现当代灵异小说界大师级作家云集

 文匯出版社

西方经典灵异故事精选·第三辑



灵异玩偶

 文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灵异玩偶 / (俄罗斯)布拉瓦斯基等著; 最恐门编
译. — 上海: 文汇出版社, 2010. 8

(西方经典灵异故事精选)

ISBN 978-7-80741-962-4

I. ①灵… II. ①布… ②最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世界-近代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世界-现代
IV. ①I1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139229号

灵异玩偶 (西方经典灵异故事精选·第三辑)

原 著: [俄]海伦娜·布拉瓦斯基
[英]鲁吉亚德·吉卜林等
编 译: 最恐门

出版人: 桂国强
责任编辑: 张涛
装帧设计: 丁轶

出版发行: **文匯出版社**
上海市威海路755号 邮政编码: 200041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照 排: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印刷装订: 上海建工印刷厂

版 次: 2010年8月第1版
印 次: 2010年8月第1次印刷
开 本: 720×960毫米 1/16
字 数: 230千
印 张: 15.5

ISBN: 978-7-80741-962-4
定 价: 28.00元

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·

PREFACE

序

灵异小说，在西方是一种有着独特魅力和悠久历史的通俗小说，颇受百姓阶层的喜爱，其销售曾数度达及历史高峰，为各类通俗小说之最，仅亚马逊书店每年可向读者提供的灵异小说书目便达数千种。

灵异小说起源于西方的哥特小说，一般以鬼怪、幽灵为主要描写对象，突出超自然的神秘元素，给人造成心惊肉跳、毛骨悚然的恐怖享受。

在西方不乏众多的大文豪也加入到灵异小说的创作队伍中来，如威廉·雅各布斯、亨利·詹姆斯、霍桑、埃米利·佐拉、查尔斯·狄更斯、亚历山大·普希金等，他们的加入更促进了灵异小说的发展和成熟。

本丛书是一套西方短篇灵异故事合集，全书共三辑，主要以19世纪初至20世纪中叶英、美、俄、法、德等作家的优秀灵异小说为蓝本，经过编译、加工而成。

本丛书收集的都是西方灵异小说史上的经典



作品。故事选取突出恐怖性、诡异性、惊险性，只选取可读性高、悬念性强的作品。原著内容累赘冗长，文字晦涩繁琐的地方，都经过编译者的深入加工，力争使之通俗易懂，符合中国人的阅读习惯。

本套丛书由悬恐原创新势力——“最恐门悬恐原创社”主创成员执笔译写。他们都是活跃在目前国内一线的悬恐原创作者，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大批的粉丝团。由他们来执笔，有效地保证了故事的质量。

纵观本书，不仅具有极强的阅读价值，还具有较高的收藏和研究价值，是国内难得一见的高品质休闲读物。

编者

2010年6月于北京

CONTENTS

目 录

序	I
不化骨 / [美]史蒂夫·科恩	001
活动石人 / [英]伊迪斯·内斯比特	014
怨灵 / [英]文森特	030
深夜游荡的女人 / [英]卡赞·弗雷德	037
古怪女人之谜 / [德]拉法卡迪奥·海恩	043
亡灵奇谈 / [美]德里克·胡德	049
魔鬼之音 / [俄]海伦娜·布拉瓦斯基	059
死灵山谷 / [法]阿隆·斯坦	074
古树里的东西 / [英]杰克·特劳克	084
灵异玩偶 / [英]汤姆·胡德	091
鬼向导 / [英]亨·伯尔	100
探访者 / [英]帕梅拉·道格拉斯	109



古堡魅影 / [英] 克里斯·比尔顿	120
失心之灵 / [美] 爱伦·坡	127
古树恶灵 / [英] 迈·内姆	133
梦花 / [英] 希区柯克	152
还魂记 / [英] 鲁吉亚德·吉卜林	159
食梦古兽 / [美] 露西·泰勒	168
魔仆 / [美] 奥古斯特·德莱思	174
来自墓穴 / [美] 艾·史密斯	181
圣诞夜高空奇遇 / [英] 弗·福赛斯	189
版画幽魂 / [法] 威廉·布鲁戴尔	203
幽灵女童 / [德] 芭芭拉·贝奥	210
附体 / [英] 史蒂文森	221
第 13 号房间 / [美] 罗伯特·阿瑟	229

不化骨

“我猜测他还没弹奏的时候就已经被恐惧夺去了生命，眼睛当时是大大睁着的，会有大量的血丝出现，然而正是他弹琴的那段时间，死后的身体收缩，眼睛随之便闭上了。”



[美]史蒂夫·科恩

修兰特出生在一个音乐世家，自小受父母的熏陶和影响，从5岁开始学习钢琴，现在已是17岁的大小伙子，有幸在一次钢琴比赛中获得了冠军。

奖品很丰厚，除了可以得到高额的奖金之外，还将在一周后赶往马克撒庄园参加音乐派对，到场的都是些音乐界的杰出人才。

他怀着激动的心情踏上了去往国外的班机，和他一起去的有17个人，钢琴组的就只有他和赛特两个。

从比赛开始，两人就成了很好的朋友，修兰特弹琴的风格是柔中带刚，而赛特恰恰相反，听他弹琴就像是倾听大海的风暴。

飞机一点点飞离地面向远方驶去。没有人会知道，地狱之门已经为他们敞开。

当飞机着陆在梅特市的机场，天色已经临近黄昏。这次活动的主办方也是动了大手笔，派了专车去机场接送。

马克撒庄园从前是个有名的大贵族建造的，占地很大，建造得极为华丽，而且风格奇特，在若干年后成了著名的文化古迹。而有些有商业头脑的人付重金把它租下来，成为举行大型的高档聚会不可多得的场所。

这些信息修兰特是从领队罗亚的嘴里听到的，他是个出了名的大嘴巴。



听说有位好友把自己的一个秘密告诉了他，谁料第二天连扫大街的清洁工都知道了。怎么看，这个说法都加了点夸张的成分。

“跟紧了，一人会发给你们一个房间钥匙。先在里面好好待一会儿不要乱跑，我们和其他团队碰头联系好了，就带你们去吃晚餐。”说话的是个30多岁的男人，穿着黑色西服，头发梳得油亮。他就是那个“大嘴巴”领队罗亚，人缘非常好，主要原因是他演奏小提琴的技术无人能及。

踏进庄园大门的那一刻，感觉就像是回到了几百年前。不管是华丽的宫殿建筑或是颇有艺术气息的人形雕塑，都是极其引人注目的。里面的建筑基本上没有拆除或是修补过，保留着最初的面貌。

一行人沿着宽阔的石板大道，穿过向北的小花园来到了安顿他们的住所，是一栋有点教堂风格的灰楼。交代好注意事项后，领队和两个负责人便驾车离开了。

修兰特和赛特正坐在203号房间里，里面布置得很干净，各项电气设施也很齐全。

“我听说法国那群人要一个小时后才来呢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”赛特站在窗子前看着外面的景色说。

修兰特则倒在软软的床上望着天花板，“意味着什么？”

“就是说我们要等上一个小时啊，傻瓜。”

“那有什么不好，可以看看电视或是玩玩纸牌也不错啊。”

赛特转过身，饶有兴趣地看着同伴，“你难道就不想去四处看看吗？沿途有很多有趣的地方，我都有点等不及了。”

“这可不行，领队不让四处乱跑的。”

“乖孩子可不是你这样的，我们按时回来不就得了吗？就在附近转转还不行啊。”

忘了说，有很多拍古代片的剧组都曾选定过这儿，修兰特在电影里看到过这里的某些地方，心里也一直很向往。赛特这么一说他也正有此意。

两人就这么出去了，负责人都不在，其他人员大都是在房间里收拾着东西。这次音乐交流会要进行五天之久。

赛特的个性和他的钢琴一样，不由同伴多说就朝着南面走去，因为那边

有座十分显眼的古老斜塔。修兰特跟在后面，两人就像是刚来到世上的婴儿，瞪大了眼睛东张西望，路旁的树据说都有百年的历史。

“你还记得吗？咱们现在走的这条道在电影里有特写镜头。”修兰特有些小兴奋地说道。

赛特笑了笑指着前面的斜塔，“我想爬到那上面，看看这里的全貌。”

“恐怕有点难，庄园分四个区，北区和东区是供人使用的，另外的并不开放。”

“管它呢，反正我就是想上去瞧瞧。”赛特说着特意仰头看了古塔一眼。

两人正说着，修兰特忽然听到了什么声音，虽然很轻，他还是听得一清二楚。

那正是琴声，似乎有人在弹奏一首舒缓的曲子。

赛特还在大步走着，忽然感到有什么不对劲，回头一看，修兰特正愣在原地没有动。

“喂，你在搞什么？”他侧着头看着同伴。

修兰特像是着了魔一样，一声不响地向南面的林荫小路走去。

赛特立即追上来，拍了拍他的肩膀。

“太优美了！”修兰特眼睛里似乎都浸满着泪说。

“你这是怎么啦？”

修兰特并没有意识不清醒，他听见的那段旋律太过优美，以至于让他不知不觉流下了泪来。看着赛特担心的表情，他笑了笑，“你没有听见吗？忧伤的曲子，是我在这世界上听到过最忧伤的旋律，我想去看看是哪位大师弹奏的。”

“旋律？你是说有人在弹琴吗？”赛特并没有显得有多好奇，“我怎么没听见，在哪儿？”

修兰特伸出手指着小路的深处，前面被假山阻挡，看不到后面是什么地方。“我确定在那附近，你走得太急了才没听到。”

“真有这么厉害？那我可得听一听。”

两人掉转方向向林荫深处迈进，绕过假山，前面是一座废旧的屋子。

门敞着，桌子上放着烛台，亮着烛光。不过里面看上去还是很昏暗，靠墙



的位置放着一架黑色钢琴，旁边是床、桌椅还有书架。

“这地方真奇怪，连电灯都没装。”赛特注意到里面并没有灰尘，明显是有人住在这里。

琴盖开着，修兰特不自觉地走近了按下了一个黑键。

“当”的一声，响声十分沉闷。

“这架琴的音真准，我看价格不菲。”赛特一耳朵就听出来了，“你听到的那个旋律，应该就是在这里弹的，这人还真够怪的，屋子里东西都是老式的。”

“咳咳，你们不要随便进去，快点出来！”一个人不知什么时候站到了门口。

修兰特转头一看是个老头，很硬朗腰杆还很直，正一脸忧虑地看着他们。

“请问您见过在这儿弹琴的人吗？”两人出了屋后，修兰特问道。

“我在这里干园林工作快50年了，从来没听过什么琴声。那架琴是几百年前保留到现在的，有件事情非常奇怪。”老头走上前把门关得严严实实。

“奇怪，您指的是什么？”赛特是个急性子，立即问道。

“那架钢琴可是个珍宝，但不能移动它，它的组件保留得十分完好，一旦搬出这个屋子就会散架，变成一堆废柴。”老头接着又把窗子陆续关上，“我经常过来打扫一下，给室内通通风，里面的东西最好别乱动。”

赛特还想继续问下去，老者沿着林荫小路走远了。

“那到底是谁弹的呢？”赛特抓了抓脑袋。

“也许是路过这里的人，看见有架钢琴便坐下来即兴弹了一曲吧，八成是这次交流会的人呢。”修兰特如此断言。

天渐渐黑了，这边季节和气候和他们那里完全不同，两人只好先返回住处。

回到住所之后，两人在房间里待了大约半个小时，领队他们才回来。一行人坐着一辆大巴车向北驶去。

“听说今晚的交流会有斗琴比赛，赛特就看你的啦，别给咱们队丢人。”领队罗亚在两位钢琴选手耳边喋喋不休快半个小时了。

赛特一个劲地叹气，“领队，你说今天是与法国的交流会吗？不是说来了五个国家，不一起吗？”

“前几天是两国互动的交流会，最后一天才是四国一起的大联欢。”罗亚说着把视线转向修兰特，“对面有个女孩和你的风格很像，实力也不在你之下呢。”

“长得靓不靓？”赛特伸长脖子问，立刻头上挨了一“爆栗”。

“竟想什么呢？我给修兰特物色的女友你也敢打主意，一边去。”

大巴车上随即响起一片笑声。

这边正是深秋时节，天色从5点过后就彻底黑下来了。一行人在豪华的餐馆用完餐，坐了10分钟左右的车来到了派对的地方。

法国这边也来了17个人，相互握手表示友好之外，还请来了几位名人，他们将献上十分精彩的表演，除了今晚斗琴之外，这也算是今晚派对的一大亮点。

首先是登峰造极的萨克斯演奏，接着是著名歌手的吉他弹唱，宴会厅接连响起欢呼声和尖叫声。不知不觉已进行到了9点钟。

“接下来，是今晚的斗琴比赛，这是一场实力的比拼。众人在欣赏这几位后起之秀的琴技之外，别忘记为邻国送去鲜花和掌声。”

负责举办这次盛会的乔治先生精彩的开场白博得一片喝彩，屋里灯光随之全部熄灭，只打了一束灯照在台上的钢琴旁。

“当……当……当……”

正当众人全都静下来准备观看斗琴表演时，墙上的老式挂钟响了起来，一共响了13声。

在场的人们纷纷议论起来，不知道这是主办方刻意安排的还是因为别的什么，但是13这个数字实在是太不吉利了。

“各位，实在是不好意思。”乔治先生匆忙地跑上台，对着麦克风讲话，“这挂钟本来是坏了的，有时候会偶尔响几声，它是中世纪的一位名匠的杰作，如今只是个装饰品。”

他尽量让自己的笑容显得轻松些，“这是个意外，下面有请我们杰出的钢琴选手吧。”

法国的团队首先表演，上台的是个帅小伙，他静静地坐在椅子上，朝台下的伙伴自信地招了招手。



琴声响起了。是肖邦的进行曲，整首旋律充满悲怆和愤怒，弹得极其地快，就像是一头狮子在怒吼、咆哮。

台下一片安静，觉得发出一点声音都会破坏着曲调的和谐。他的双手就像是在琴键上跳舞，高亢的节奏一点点地推向了高潮，最后瞬间停息，结束得十分完美。

这真让修兰特吃了一惊，对方的琴技的确炉火纯青。不过他所了解的赛特和他是一个类型，斗琴的规则要求弹同样的曲子，相信还难不倒他。

欢呼和久未停息的掌声之后，赛特上台了。

修兰特嘴角露出一丝笑容，相信他的表现会更让人大吃一惊的。

赛特手已经在键盘上放好，过了十几秒钟他还是一动不动。

台下一片哗然，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。罗亚坐不住了，他就坐在前排靠近舞台的位置，压低了声音朝他喊：“你在搞什么啊？台下人都看着呢。快弹啊！”

他似乎是走神了，僵直的身体终于动了动，手缓缓按下了琴键。

那是一首无人知晓的曲子，非常缓慢地开始。但响起的旋律仿佛钻进了人的心灵深处，让人听上去全身都会莫名地战栗，不自觉地想要流泪，它太过哀伤了。

修兰特全身激灵了一下，那是他在路上听到的那首曲子，赛特怎么会弹呢？他从未听他弹过或说起过。

因为那旋律太优美了，在场的众人深深地陶醉其中，竟然没有人打断他。这已经违反了斗琴的规则，但每个人的心里都希望把它完完整整地听完。

修兰特觉得台上的赛特有点异样，但没人阻止，不得不安心地坐下来倾听。

缓慢的旋律突然变奏了，越来越快。比起那位法国人，他现在弹的简直达到了大师的水平。听他的弹奏仿佛会让人有种错觉，他是在用四只手弹，那琴键跨越的距离根本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完成。

琴声忽然终止了，就像是搭建的积木瞬间倒塌，“轰”的一声爆音作为了解束。赛特身体随之倾斜倒在了钢琴上。

台下一片寂静。

首先发出声音的是修兰特，他站起身发出一声大喊，“快上台去看看，赛特他可能出事了！”

罗亚这才缓过神来，飞快地跳上舞台，他用手把赛特扶起来，发觉他的身体已经没有了温度。

乔治先生是第二个上台的，两人小声交流了几句，罗亚把赛特背到了后台的道具室。

随后乔治先生把麦克风从架子上取下，他的表情很严肃，“抱歉各位，今晚的交流会被迫取消，延缓到明天晚上。刚才那位选手的突发病发作了，请放心他不会有事的。请各位先返回住所吧，我感到十分抱歉。”

修兰特知道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，在场的人陆续退场，很快整个宴会厅变得异常安静。

留下来的只有罗亚、乔治、森尼医生和修兰特四个人。

“森尼医生，查出病情了吗？”罗亚眼睛已经红红的，自己的爱徒竟然死了，而且死因不明。

森尼医生在赛特身上做了一番检查，然后无力地摇了摇头。

“您这是什么意思？”罗亚显得情绪很激动，“你是什么狗屁医生，换个人来。”

“冷静一下吧。”乔治厉声叫道，他的脸色也是十分难看。

“你是他最好的朋友吧，有没有发觉他最近有什么古怪？或是患有什么突发性疾病呢。”森尼医生把头转向脸色苍白的修兰特。

“他是个很有活力的人，身体一直很好，今晚他太古怪了。”修兰特远没想到他的朋友会死。他感到全身的血液都凝固了，后脊梁一阵发凉。

“古怪？具体说说。”

“今晚他弹的曲子从未学过，也不知道是来自哪位大师。”修兰特说着加重了语气，“我和他在住所东面的过道上曾听到过那旋律。”

“你住在哪里？你们都听到了吗？”森尼医生又问。

“只有我一个人听到了，我们住在靠近古老斜塔西面的灰楼里。”

乔治眉头微微上扬，“不会是真的吧？”他的声音听上去有些发抖。

“真的什么？”罗亚听他的话里似乎藏着什么秘密。



“我曾帮助很多商家来这边开派对或是大型聚会，不管是商业界还是音乐界，都没有出过任何事。”乔治苍老的眼睛显得格外有神，“但是在三年前，在一场音乐聚会上，死了两个年轻的钢琴手，他们的死相和这个孩子一样，死得不明不白，而且——都是死在钢琴旁边。”

森尼医生忽然插话道，“如果要安置死因的话，我想他是死于极度恐惧。”

“你不是说死因不明吗？”乔治把目光转向他。

森尼医生推了推眼睛，“极度恐惧的人死后眼睛是张着的，而这个孩子并没有，我有个大胆的猜测——”

三个人都紧紧等着他，发现线索的可能也只有他了。

“你们要听吗？也许会觉得很荒唐。”森尼自嘲地笑了笑。

“说下去吧，至少会给我们一点头绪。”

“好吧。”森尼医生叹了口气，“我猜测他还没弹奏的时候就已经被恐惧夺去了生命，眼睛当时是大大睁着的，会有大量的血丝出现，然而正是他弹琴的那段时间，死后的身体收缩，眼睛随之便闭上了。”

修兰特一时间还没听明白医生的话，罗亚像是触电似的一下子站了起来。

“医生，你，你是说……弹琴的时候他已经死了……对吗？”

森尼医生看了眼不远处放置的尸体，轻轻地点点头。

修兰特哆嗦着问了一句，“那……那弹琴的是谁？”

“那我就不清楚了。”

这时乔治的手机响了，他立即按下接听键。

“什么？好……好，我知道了。不要把这件事告诉别人，好的，我马上就过去。”乔治缓缓放下电话，脸色比之前看上去更加苍白。

罗亚把手放在乔治的肩膀上，关心地问道：“乔治先生发生什么事了？”

“你们陪我一起去看吧。”乔治向宴会厅门口走去，“斜塔旁边的布伦宫里死了两个人。都死在了琴房里……”

修兰特不由得屏住了呼吸。

乔治叹息着说道：“他们的死因和这个孩子一模一样，发现尸体的人称，听到了琴房传来忧伤的旋律，就是听到的那首。”

罗亚全身绷得紧紧的，感到全身的力气无处使，他咒骂了一声跟在了他

身后。

“这里就交给我吧，你和他们一起去看看吧。”森尼医生对还在发愣的修兰特说，“那两个死去的是法国来的钢琴手，三年前死去的那两个人也是由我诊断的，也都是钢琴手。小伙子，你要小心了……”

乔治三人乘车来到布伦宫的时候已经凌晨1点多，安置法国一行人的住所离这里很近，死者是一个花季少女和一个14岁的孩童，这两个也是法国团队里仅有的弹奏钢琴的人。

进了布伦宫，沿着左面的回廊直到尽头就是琴房，据说在很早以前只是一间私人的音乐教室。里面很宽敞，窗帘紧紧拉着，钢琴看上去老旧，据说也是一件老古董。

目击者是法国团队里的负责人之一，是个30多岁的女人，名叫珍妮，是个出色的声乐老师。她正全身打着哆嗦，满脸泪痕。

“珍妮女士，你是怎么发现他们的？”乔治努力使自己镇定下来。

“我半夜上厕所听见走廊有脚步声，我就跟了出去。那时候这两个孩子已经出了门，我不知道大半夜他们这是要去哪儿？”

说着女人的眼泪再次流下来，“我真后悔没有追上去而是跟在他们后面，等到来到这里的时候，他们进了琴房，而且锁上了门。我在外面怎么敲都没有回应，接着我就听到了一段旋律，就是今天宴会上那个病情发作的男孩弹奏的那首。”

“琴声停止之后，门就自动打开了，我进来就看到……”

“好了，坚强点，一切都会过去的。”乔治安慰了珍妮几句，让她暂时先回去，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别人。

罗亚在四周翻了翻，发现帘幕后面的窗子是打开的。“是不是蓄意谋杀呢？把他们引到这儿来，杀人后从窗子逃走？”

“通知你们的人明天，不，今后几天的活动全部取消。蓄意谋杀也不是没有可能。”乔治从口袋掏了支烟，还没点火就随手扔掉了。“该死的！我一定要找出凶手，明天请波肯警探来协同调查吧。”

修兰特记起森尼医生给他的忠告，说道：“死者都是年轻的钢琴手，凶手似乎只对这一类人下手。”



“所以小伙子你和我们住在一起,为了安全起见,也为了展开调查。”

就这样活动被迫取消,五国的人都被留在了马克撒庄园里。主办方谎称死去的那三个人得了重病需要疗养一段时间。

波肯警探来的时候正是中午,他穿得很随便,嘴里还叼着一根毛毛草。

“老弟,终于盼到你来了。”乔治热情地拥抱了他,之后四人围坐在一张桌子上商量起这件事情来。

“你们不会是在编故事吧?”波肯听完有点调侃地笑了笑。

“不好意思,我是觉得气氛太过沉重了。”他看三人铁青着脸挠了挠头。“我觉得有个我们都该注意的地方,就是这位年轻人所说的那间房子。”

罗亚点点头说:“我觉得这更像是一件谋杀案。八成是个变态狂,嫉妒他们的才华。”

“这不无可能,死去的人大多很年轻,都是前途无量啊。”乔治对这一点也十分赞同。

波肯习惯性地摸了摸下巴,“那森尼医生所说的那些你们又怎么看呢?”

“死人弹琴?我,我不相信!”乔治一个劲地摇头。

“修兰特,那你呢?”警探转头又问。

“我……我,我不知道。”

波肯把窗子开得大大的,阳光很充足地照射进来,他站起身伸了个懒腰回过头说:“既然如此,我们就等凶手现身好了。”

“你说什么傻话,凶手怎么会笨到……”

罗亚还没说完就被波肯打断了,“据我打探,意大利有一位钢琴手,芬兰有一位好像是生了重病没能来,法国的两个都死了,就剩下比利时的一位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……”

波肯表情一瞬间严肃起来,“你们可能还不知道吧,过不久可能会举行进一步的比赛,获胜者可以进入世界顶级的交响乐团,出于这一点,杀死所有的竞争对手也算是获胜的一种手段吧。”

“我怎么不知道这个消息?”乔治瞪大眼睛问。

“老哥,你的消息网太窄了,上面的主办方和商家才决定没有几天。”

罗亚攥紧了拳头,“我就知道这是血淋淋的谋杀案。”